

卷第十 神仙十

河上公 劉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興 趙瞿 王遙

河上公

河上公者，莫知其姓字，漢文帝時，公結草為庵於河之濱。帝讀老子經，頗好之，敕諸王及大臣皆誦之。有所不解數事，時人莫能道之。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，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。公曰：「道尊德貴，非可遙問也。」帝即幸其庵，躬問之。帝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域中『四大』，王居其一。子雖有道，猶朕民也，不能自屈，何乃高乎？」公即撫掌坐躍，冉冉在虛空中，去地數丈，俯仰而答曰：「餘上不至天，中不累人，下不居地，何民臣之有？」帝乃下車稽首曰：「朕以不德，忝統先業，才小任大，憂於不堪。雖治世事而心敬道，直以闇昧，多所不了，唯願道君有以教之。」公乃授素書二卷與帝曰：「熟研之，此經所疑皆了，不事多四矣，勿以示非其人。」言畢，失其所在。須臾，雲霧晦冥，天地混合。帝甚貴之。論者以為文帝好老子之言，世不能盡通，故神人特下教之。而恐漢文心未至信，故示神變。所謂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耶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劉根

劉根者，字君安，京兆長安人也。少明五經。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，舉孝廉，除郎中。後棄世學道，入嵩高山石室，崢嶸峻絕之上，直下五千餘丈。冬夏不衣，身毛長一二尺，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，深目，多須鬚，皆黃，長三四寸。每與坐，或時忽然變著高冠玄衣，人不覺換之時。衡府君自說，先祖與根同歲者，至王莽時，頻使使者請根，根不肯往。衡府君使府掾王珍問起居，根不答。再令功曹趙公，往山達敬，根唯言謝府君，更無他言。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，郡民大疫，死者過半，太守家大小悉得病。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，請消除疫氣之術。珍叩頭述府君之言，根教言於太歲宮氣上，掘地深三尺，以沙著其中，及酒沃之。君依言，病者悉愈，疫氣尋絕，每用有效。後太守張府君，以根為妖，遣吏召根，擬戮之。一府共諫君府，君府不解。如是諸吏達根，欲令根去，根不聽。府君使至，請根。根曰：「張府君欲吾何為耶？問當至耳。若不去，恐諸君招咎，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。」根是日至府，時賓客滿座，府君使五十餘人，持刀杖繩索而立，根顏色不怍。府君烈聲問根曰：「若有何道術也？」答曰：「唯唯。」府君曰：「能召鬼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府君曰：「既能，即可捉鬼至廳前，不爾，當大戮。」根曰：「召鬼至易見耳。」借筆硯及奏按，鎗鎗然作銅鐵之聲，聞於外。又長嘯，嘯音非常清亮，聞者莫不肅然，眾客震悚。須臾，廳上南壁忽開數丈，見兵甲四五百人。傳呼赤衣兵數十人，齎刀劍，將一車，直從壞壁中入來，又壞壁復如故。根敕下車上鬼，其赤衣便乃發車上披。見下有一老翁老姥，大繩反縛囚之，懸頭廳前。府君熟視之，乃其亡父母也。府君驚愕流涕，不知所措。鬼乃責府君曰：「我生之時，汝官未達，不得汝祿養。我死，汝何為犯神仙尊官，使我被收，困辱如此，汝何面目立於人間？」府君下階叩頭，向根伏罪受死，請求放赦先人。根敕五百兵將囚出，散遣之。車出去南壁開，後車過，壁復如故。既失車所在。根亦隱去，府君惆悵恍惚，狀若發狂，妻登時死，良久乃蘇。云「見府君家先捉者，大怒，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，使我見收，今當來殺汝。」其後一月，府君夫婦男皆卒。府掾王珍，數得見。數承顏色歡然時，伏地叩頭，請問根學仙時本末。根曰：「吾昔入山精思，無所不到。後如華陰山，見一人乘白鹿車，從者十餘人，左右玉女四人，執彩旋之節，皆年十五六。餘載拜稽首，求乞一言。神人乃告余曰：『爾聞有韓眾否？』答曰：『實聞有之。』神人曰：『我是也。』餘乃自陳曰：『某少好道，而不遇明師。頗習方書，按而為之，多不驗，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，是根宿昔夢想之願，願見哀憐，賜其要訣？』神未肯告餘，餘乃流涕自搏，重請。神人曰：『坐，吾將告汝，汝有仙骨，故得見吾耳。汝今髓不滿，血不暖，氣少腦減，筋息肉沮，故服藥行氣，不得其力。必欲長生，且先治病，十二年，乃可服仙藥耳。夫仙道有昇天躡云者，有遊行五嶽者，有服食不死者。有屍解而仙者。凡修仙道，要在服藥，藥有上下，仙有數品。不知房中之事，及行氣導引並神藥者，亦不能仙也。藥之上者，有九轉還丹、太乙金液、服之皆立登天，不積日月矣。其次，有雲母、雄黃之屬，雖不即乘雲駕龍，亦可役使鬼神，變化長生。次乃草木諸藥，能治百病，補虛駐顏，斷谷益氣，不能使人不死也。上可數百歲，下即全其所稟而已。不足久賴也。』餘頓首曰：『今日蒙教，乃天也。』神人曰：『必欲長生，先去三屍。三屍去，即志意定，嗜慾除也。』乃以神方五篇見授，云：『伏屍常以月望晦朔上天，白人罪過，司命奪人算，使人不壽。人身中神，欲得人生，而屍欲得人死，人死則神散，無形之中而成鬼。祭祀之則欲饗，故欲人死也。夢與惡人鬥爭，此乃屍與神相戰也。』餘乃從其言，合服之，遂以得仙。」珍又每見根書符了，有所呼召，似人來取。或數聞推問，有人答對，及聞鞭撻之聲，而悉不見其形，及地上時時有血，莫測其端也。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，坐三綱六紀，謝過上名之法。根後入雞頭山仙去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李仲甫

李仲甫者。豐邑中益裡人也。少學道於王君，服水丹有效，兼行遁甲，能步訣隱形，年百餘歲，轉少。初隱百日，一年復見形，後遂長隱，但聞其聲，與人對話，飲食如常，但不可見。有書生姓張，從學隱形術，仲甫言腳性褊急，未中教。然守之不止，費用數十萬，以供酒食，殊無所得。張患之，乃懷匕首往。先與仲甫語畢，因依其聲所在，騰足而上，拔匕首，左右刺斫。仲甫已在床上，笑曰：「天下乃有汝輩愚人，道學未得，而欲殺之。我寧得殺耶？我真能死汝。但恕其頑愚，不足問耳。」使人取一犬來，置書生前曰：「視我能殺犬否。」犬適至，頭已墮地，腹已破。乃叱書生曰：「我能使卿如犬行矣。」書生下地叩頭乃止，遂赦之。仲甫有相識人，居相去五百餘里，常以張羅自業。一旦張羅，得一鳥，視之乃仲甫也，語畢別去。是日，仲甫已復到家。在民間三百餘年，後入西嶽山去，不復還也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李意期

李意期者，本蜀人，傳世見之，漢文帝時人也。無妻息。人欲遠行速至者，意期以符與之，並丹書兩腋下，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。或說四方國土，宮觀市鄴，人未曾見，聞說者意不解。意期則為撮土作之，但盈寸，其中物皆是，須臾消滅。或行不知所之，一年許復還。於是乞食得物，即度於貧人。於城都角中，作土窟居之，冬夏單衣。飲少酒，食脯及棗栗。劉玄德欲伐吳，報關羽之死，使迎意期。意期到，甚敬之，問其伐吳吉凶。意期不答，而求紙，畫作兵馬器械十數萬，乃一一裂壞之。曰：咄。又書作一大人，掘地埋之，乃徑還去。備不悅，果為吳軍所敗，十餘萬眾，才數百人得還。甲器軍資略盡。玄德念怒，遂平放吳。意期亦不復見。

所問，略不對答。蜀人有憂患，往問之，凶吉自有常候，但占其顏色。若歡悅則善，慘戚則惡。後入瑯琊山中，不復見出也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王興

王興者，陽城人也，居壺谷中，乃凡民也。不知書、無學道意。漢武上嵩山，登大愚石室，起道宮，使董仲舒、東方朔等，齋潔思神。至夜，忽見有仙人，長二丈，耳出頭巔，垂下至肩。武帝禮而問之，仙人曰：「吾九嶷之神也，聞中嶽石上菖蒲，一寸九節，可以服之長生，故來彩耳。」忽然失神人所在。帝顧侍臣曰：「彼非復學道服食者，必中嶽之神以喻朕耳。」為之彩菖蒲服之。經二年，帝覺悶不快，遂止。時從官多服，然莫能持久。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菖蒲，乃彩服之不息，遂得長生。鄰里老少，皆雲世世見之。竟不知所之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趙瞿

趙瞿者，字子榮，上黨人也。得癩病，重，垂死。或告其家云：「當及生棄之，若死於家，則世世子孫相蛀耳。」家人為作一年糧，送置山中，恐虎狼害之，從外以木寨之。瞿悲傷自恨，晝夜啼泣。如此百餘日，夜中，忽見石室前有三人，問瞿何人。瞿度深山窮林之中，非人所行之處，必是神靈。乃自陳乞，叩頭哀求。其人行諸寨中，有如雲氣，了無所礙。問瞿「必欲病癒，當服藥，能否？」瞿曰：「無狀多罪，嬰此惡疾，已見竦棄，死在旦夕。若別足割鼻而可活，猶所甚願，況服藥豈不能也。」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賜之，告瞿曰：「此不但愈病，當長生耳。服半可癒，愈即勿廢。」瞿服之未盡，病癒，身體強健乃歸家，家人謂是鬼。具說其由，乃喜。遂更服之二年，顏色轉少，肌膚光澤，走如飛鳥。年七十餘，食雉兔，皆嚼其骨，能負重，更不疲極。年百七十，夜臥，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，以問左右，雲不見。後一日，一室內盡明，能夜書文。再見面上有二人，長三尺，乃美女也，甚端正，但小耳，戲其鼻上。如此二女稍長大，至如人，不復在面上，出在前側，常聞琴瑟之聲，欣然歡樂。在人間三百餘年，常如童子顏色，入山不知所之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王遙

王遙者，字伯遼，鄱陽人也，有妻無子。頗能治病，病無不癒者。亦不祭祀，不用符水針藥，其行治病，但以八尺布帕，敷坐於地，不飲不食，須臾病癒，便起去。其有邪魅作禍者，遙畫地作獄，因招呼之，皆見其形，入在獄中，或狐狸鼯蛇之類，乃斬而燔燒之，病者即愈。遙有竹篋，長數寸，有一弟子姓錢，隨遙數十年，未嘗見遙開之。一夜，大雨晦暝，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，將錢出，冒雨而行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。所行道非所曾經，又常有兩炬火導前。約行三十里許，登小山，入石室，室中有二人。遙既至，取弟子所擔篋發之，中有五舌竹簧三枚。遙自鼓一枚，以二枚與室中二人，並坐鼓之。良久，遙辭去，收三簧，皆納篋中，使錢擔之。室中二人送出，語遙曰：「卿當早來，何為久在俗間。」遙答曰：「我如是當來也。」遙還家百日，天復雨，遙夜忽大治裝。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，已五十餘年未嘗著，此夜皆取著之。其妻即問曰：「欲舍我去乎？」遙曰：「暫行耳。」妻曰：「當將錢去不？」遙曰：「獨去耳。」妻即泣涕曰：「為且復少留。」遙曰：「如是還耳。」因自擔篋而去之，遂不復還。後三十餘年，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，顏色更少，蓋地仙也。（出《神仙傳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